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蔡东藩 著

前汉通俗演义

北方文艺出版社

足本·典藏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蔡东藩◎著

前汉通俗演义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前言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从漫长而曲折的奋斗历程中一路走来，经历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记录下无数风云人物可歌可泣的风云历程，聪明才智。其中既蕴藏了立身成败之道，又包含了处世为人之法，安邦治国之策。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些经世不朽的智慧，对于身处当今社会的人来说，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然而中华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史学名篇《史记》《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到各类野史、笔记，数不胜数。面对如此浩繁的史籍，又囿于古文字的深奥、艰涩，普通读者只能望而兴叹。

蔡东藩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以中国传统演义小说的形式，用现代语言，依据正史的记载，比较系统地演绎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成为兼具真实性和可读性的中国历史普及读物。

蔡东藩(1877—1945)，名邨，号东藩，一作东帆，浙江萧山临浦人。20岁前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后调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不久即因厌恶官场恶习称病返乡，以教育和行医为生。《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是蔡东藩以毕生精力编写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这套书共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按编写的时间顺序为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包含了自秦始皇至民国13年(1924)间2170年的历史，其中《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由许廑父先生撰写。这套历史演义一经问世，即长销不衰，被无数的普通读者视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入门读物，为普及历史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蔡东藩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自序

吾国之有史，由来旧矣，自汉司马迁创作《史记》，体例独详，遂为后世史家之祖。班固因之，辑成《汉书》，而迁固之名乃并著焉。窃案迁《史》起自黄帝，讫于天汉，大旨在叙古从略，叙秦汉从详，综计得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余言。班《书》则始于秦季，终于孝平王莽，凡百二十卷，计七十余万言，视迁《史》为尤繁矣。后之学者，慕其名，辄购《史》、《汉》二书而庋藏之，问其熟览与否，则固无以应也。盖二书繁博，非旬月所能卒读，且文义精奥，浅见之士，尚不能辨其句读，一卷未终，懵然生厌，遑问其再四寻绎乎？他若涑水《通鉴》、紫阳《纲目》，以及《通鉴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纲鉴会纂》、《纲鉴易知录》等书，编年纪事，历姓相承，而首数卷间，各列秦汉事实，读史者辄举而窥之，固求其提要钩玄，记忆不忘者，亦罕有所闻。至如稗官野史之记载，则一鳞一爪，或犹能称道之，是无他，稗史之引起观感，令人悦目，固较正史为尤易也。鄙人不敏，尝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由今追昔，溯而上之，以至秦汉。秦自始皇至子婴历国三世，第十有五年耳。依事演述，寥寥数回，不足以成卷帙；且名为一朝，但闻暴政，未底于治，实为由周至汉之过渡时代，附入于汉，存其名而已足矣。汉则两京迭嬗，阅年四百有余，而前汉二百一十年间，有女宠，有外戚，有方镇，有夷狄，有嬖幸，有阉宦，有权奸，盖已举古今来病国之厉阶，汇集其中，故治日少而乱日多。其尤烈者，则为女宠，为外戚。高祖以百战成帝业，而其权且移于宫闱；文景惩之，厥祸少杀；至武帝尊田蚡，贵卫青，女宠外戚，于此复盛；至许史盛于宣元，王赵丁傅盛于成哀；平帝入嗣，元皇后老而不死，卒貽王莽篡弑之祸；然则谓前汉一代与女宠外戚相终始，亦无不可也。本编兼采正稗，贯彻初终，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无遗，而于女宠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云尔。班马可作，当亦不笑我粗疏也。惟书成仓卒，不无讹词，匡而正之，是在海内之通儒。中华民国十四年立冬之日，古越蔡东藩叙。

目 录

第 一 回	移花接木计献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1
第 二 回	诛假父纳言迎母	称皇帝立法愚民	6
第 三 回	封泰岱下山避雨	过湘江中渡惊风	11
第 四 回	误椎击逃生遇异士	见图讖遣将造长城	16
第 五 回	信佞臣尽毁诗书	筑阿房大兴土木	21
第 六 回	坑深谷诸儒毙命	得原璧暴主惊心	26
第 七 回	寻生路徐市垦荒	从逆谋李斯矫诏	31
第 八 回	葬始皇骊山成巨冢	戮宗室犴狱构奇冤	36
第 九 回	充屯长中途施诡计	杀将尉大泽揭叛旗	41
第 十 回	违谏议陈胜称王	善招抚武臣独立	46
第十一回	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	51
第十二回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	57
第十三回	说燕将厮卒救王	入赵宫叛臣弑主	62
第十四回	失兵机陈王毙命	免子祸婴母垂言	67
第十五回	从范增访立楚王孙	信赵高冤杀李丞相	72
第十六回	驻定陶项梁败死	屯安阳宋义丧生	78
第十七回	破釜沉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	84
第十八回	智酈生献谋取要邑	愚胡亥遇弑毙斋宫	89
第十九回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95
第二十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100
第二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106
第二十二回	用秘计暗渡陈仓	受密嘱阴弑义帝	111

第二十三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116
第二十四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拚死陵母	122
第二十五回	木罌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127
第二十六回	随何传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酈生	133
第二十七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138
第二十八回	入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143
第二十九回	贪功得祸酈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148
第三十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眷修和	154
第三十一回	大将奇谋麀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160
第三十二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165
第三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受擒	170
第三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175
第三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于	求脱围赂遗番后	181
第三十六回	宴深宫奉觴祝父寿	系诏狱拚死白王冤	186
第三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争储	讨乱贼陈豨败走	191
第三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197
第三十九回	讨淮南箭伤御驾	过沛中宴会乡亲	202
第四十回	保储君四皓与宴	留遗嘱高祖升遐	207
第四十一回	折雄狐片言杜祸	看人彘少主惊心	212
第四十二回	媚公主颯颜拜母	戏太后嫚语求妻	218
第四十三回	审食其遇救谢恩人	吕娥姁挟权立少帝	223
第四十四回	易幼主诸吕加封	得悍妇两王枉死	228
第四十五回	听陆生交欢将相	连齐兵合拒权奸	233
第四十六回	夺禁军捕诛诸吕	迎代王废死故君	238
第四十七回	两重喜宴后逢兄弟	一纸书文帝服蛮夷	244
第四十八回	遭众忌贾谊被迁	正阉仪袁盎强谏	249
第四十九回	辟阳侯受椎毙命	淮南王谋反被囚	254
第五十回	中行说叛国降虏庭	缙紫女上书赎父罪	260
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颜救魏尚	贤丞相当面劾邓通	266
第五十二回	争棋局吴太子亡身	肃军营周亚夫守法	271
第五十三回	呕心血气死申屠嘉	主首谋变起吴王濞	277
第五十四回	信袁盎诡谋斩御史	遇赵涉依议出奇兵	282
第五十五回	平叛军太尉建功	保孱王邻封乞命	288

第五十六回	王美人有缘终作后	栗太子被废复蒙冤	293
第五十七回	索罪犯曲全介弟	赐肉食戏弄条侯	299
第五十八回	嗣帝祚董生进三策	应主召申公陈两言	305
第五十九回	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公主喜遇歌姬	310
第六十回	因祸为福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东方善辩	316
第六十一回	挑嫠女即席弹琴	别娇妻人都献赋	321
第六十二回	厌夫贫下堂致悔	开敌衅出塞无功	327
第六十三回	执国法王恢受诛	骂座客灌夫得罪	332
第六十四回	遭鬼祟田蚡毙命	抚夷人司马扬镳	337
第六十五回	窦太主好淫甘屈膝	公孙弘变节善承颜	343
第六十六回	飞将军射石惊奇	愚主父受金拒谏	348
第六十七回	失俭德故人烛隐	庆凯旋大将承恩	353
第六十八回	舅甥踵起一战封侯	父子败谋九重讨罪	358
第六十九回	勘叛案重兴大狱	立战功还挈同胞	364
第七十回	贤汲黯直谏救人	老李广失途刎首	369
第七十一回	报私仇射毙李敢	发诈谋致死张汤	375
第七十二回	通西域复灭南夷	进神马兼迎宝鼎	380
第七十三回	信方士连番被惑	行封禅妄想求仙	386
第七十四回	东征西讨绝域穷兵	先败后成贰师得马	392
第七十五回	入虏庭苏武抗节	出朔漠李陵败降	398
第七十六回	巫蛊狱丞相灭门	泉鸠里储君毙命	404
第七十七回	悔前愆痛下轮台诏	授顾命嘱遵负宸图	410
第七十八回	六龄幼女竟主中宫	廿载使臣重还故国	416
第七十九回	识诈书终惩逆党	效刺客得毙番王	422
第八十回	迎外藩新主入都	废昏君太后登殿	427
第八十一回	谒祖庙驂乘生嫌	嘱女医入宫进毒	433
第八十二回	孝妇伸冤于公造福	淫姬失德霍氏横行	439
第八十三回	泄逆谋杀尽后族	矫君命殄厥渠魁	445
第八十四回	询宫婢才识酬恩	擢循吏迭闻报绩	451
第八十五回	两疏见机辞官归里	三书迭奏罢兵屯田	457
第八十六回	逞淫谋番妇构衅	识子祸严母知几	463
第八十七回	杰阁图形名标麟史	锦车出使功让蛾眉	469
第八十八回	宠阉竖屈死萧望之	惑谗言再贬周少傅	474

第八十九回	冯婕妤挺身当猛兽	朱子元仗义救良朋		480
第九十回	斩郅支陈汤立奇功	嫁匈奴王嫕留遗恨		486
第九十一回	赖直谏太子得承基	宠正宫词臣同抗议		492
第九十二回	识番情指日解围	违妇言上书惹祸		497
第九十三回	惩诸舅推恩赦罪	嬖二美夺嫡宣淫		503
第九十四回	智班伯借图进谏	猛朱云折槛留旌		509
第九十五回	泄机谋鸩死许后	争座位怒斥中官		515
第九十六回	忤重闱师丹遭贬	害故妃史立售奸		520
第九十七回	莽朱博附势反亡身	美董贤阉家同邀宠		526
第九十八回	良相遭囚呕血致毙	幸臣失势与妇并戕		531
第九十九回	献白雉罔上居功	惊赤血杀儿构狱		537
第一百回	窃国权王莽弑帝	投御玺元后覆宗		543

第一回 移花接木计猷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皇有皇猷，帝有帝德，史家推论史事，首推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的本身，并未尝自称为皇，自称为帝，后人因他首出御宇，创造文明，把一个浑浑沌沌的世界，化成了雍雍肃肃的国家，真是皇猷丕显，帝德无垠，所以格外推崇，因把皇字帝字的徽号，加将上去。是意未经人道，一经揭破，恰有至理。到了夏商周三朝，若大禹，若成汤，若周文武，统是有道明君，他却恐未及古人，不敢称皇道帝，但降号为王罢了。及东周已衰，西秦崛起，暴如嬴政，凭借了祖宗遗业，招揽关陇间数十百万壮丁，横行海内，蚕食鲸吞，今日灭这国，明日灭那国，好不容易把九州版图，一古脑儿聚为己有，便自以为震古铄今，无人可及，遂将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成了一个名词，叫做皇帝。

咳！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什么皇猷？有什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声大而闷。

自从嬴政得国，专务君权，待遇百姓，好似牛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责抑勒的命令，严酷残暴的刑罚，无一不作，无一不行，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从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孙孙，千代万代地遗传下去。哪知专欲难成，众怒难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陨首，才及一传，宫廷里面，就闹得一塌糊涂，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于是楚汉逐鹿，刘项争雄。项羽力能扛鼎，叱咤万夫，却是个空前绝后的壮士，无如有勇无谋，以暴易暴，反让那泗上亭长，出人头地，用了好几个策士谋臣，武夫猛将，终将项霸王除去，安安稳稳地得了中原。史官说他豁达大度，确非凡夫，而且入关约法，尽除苛禁，能得百姓欢心，所以扫秦灭项，五年大成。

但小子追溯汉家事迹，多半沿袭秦制，并没有一番大改革的事业。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所见所闻，无非是前秦故事，晓得什么体国经野的宏规，因此佐汉立法，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厉行专制政体，尊君抑民。汉高祖尝沾沾自喜，谓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照此看来，秦汉二代，规模大略相同，不过严刑峻法，算比暴秦差了一层。史官或铺张扬厉，极端称许，其实多是浮词谀颂，未足尽信呢。汉高一歿，吕后专权，险些儿覆灭刘氏，要继续那亡秦的后尘。这便是贻谋未善。幸亏还有一二社稷臣，拨乱反正，才得保全刘家基业。孝文入嗣，却是个守成令主，允恭玄默，守俭持盈，宽刑律，奖农事，府藏充实，囹圄空虚，汉家元气，实是孝文一代，休养成功。景帝遵业，略带刻薄，用兵七国，未免劳民，但尚是万不得已的举动，未可讥他黷武，此外还有乃父遗风，不忘恭俭。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两相比拟，颇若同揆。传至孝武，与祖考全不相同，简直是好大喜功，仿佛秦始皇一流人物。秦皇好征伐，汉武亦好征伐；秦皇好巡游，汉武亦好巡游；秦皇好雄猜，汉武亦好雄猜；秦皇好诛夷，汉武亦好诛夷；秦皇好土木，汉武亦好土木；秦皇好神仙，汉武亦好神仙；秦皇好财色，汉武亦好财色。后世尝以秦皇汉武并称，还道他力征经营，开拓疆宇，东西南北的外族，闻风远遁，好算是一代武功，两朝雄主。谁知秦亡不由胡亥，实自始皇；汉亡不在孝平，实始武帝。本编并列秦汉，隐寓此意。文景二主四十余年积蓄，被汉武一生荡尽，从此海内虚耗，民生困敝。昭宣二朝，尚能与民更始，励精图治，勉强维持过去。传到元成时代，弘恭、石显，几类赵高；杜钦、谷永，酷似李斯；外戚王氏，遂得乘隙入朝，把持国柄。哀平昏庸，汉祚潜移。不文不武的王莽，佯作谦恭，愚弄士民，朝野称安汉公功德，多至八千人，虽由王莽善能运动，得此无谓的标榜，但也由汉武以来，人心渐二，不愿归汉，遂为那逆莽所给，平白地将汉室江山，篡夺了去。推究祸根，不能不归咎汉武。若谓秦传二世，汉传至十一世，历年久暂，大判径庭，这是由汉祖汉宗，有一两代积德累仁的效果，不比那秦嬴政一味暴横，无人感念，所以一暂一久，有此区别呢。评论的确。话休叙烦，事归正传。

且说秦朝第一代皇帝，就是嬴政，远祖乃是帝舜时代的伯益。益掌山泽，

佐禹治水，有功沐封，赐姓嬴氏。好几传到了蜚廉，生子恶来，善走有力，助纣为虐，与纣同诛。恶来五世孙非子，住居犬邱，善养马，得周孝王宠召，令主汧渭间畜牧。马大蕃息，孝王遂封他为附庸，食邑秦地。四传至襄公，佐周平戎，护送平王东迁，得岐丰地，受封为伯，嬴秦始大。又数传至穆公，并国十二，遂霸西戎；再历十余传，正当六国七乱的时候，孝公奋起，用商鞅为左庶长，变法图强，战胜各国，定都咸阳。子惠文君嗣，僭号称王，嗣是为武王、昭襄王，与山东六国争衡，攻城略地，日见盛强。周赧王献地入秦，所有宝器九鼎，统被秦人取归。昭襄王子孝文王，有子异人，入质赵国。阳翟大贾吕不韦，行经赵都邯郸，见了异人，私叹为奇货可居，乃阳为结纳，与订知交。异人质居异地，举目无亲，免不得抑郁寡欢，离愁百结，蓦然碰着了意外良朋，正是天涯知己，相得益欢，当下往来日密，情好日深，遂把那羁旅苦衷，及平生愿望，一流露出来。不韦遂替他设法，想出一条斡旋的妙计。原来异人出质时，昭襄王尚然在位，孝文王柱，正为太子，有妃华阳夫人，未得生男，异人乃是夏姬所出，兄弟甚多，约有二十余人。不韦既得异人传述，便即乘间进言，谓必取悦华阳夫人，作为嫡嗣，将来方得承统云云。异人当然称善，但恨无人代为先容，偏不韦又愿为效劳，且慨出千金，半赠异人，令结宾客，半贮行囊，西行诣秦，替异人作运动费。这真叫作投机事业。异人听到这般帮忙，怎得不感谢万分？便与不韦订了密约，说是计果得成，他日当与共秦国。不韦便欣然西去，沿途购办奇物玩好，携入关中，先向华阳夫人的阿姊处，买通关节，托她人白夫人。大略谓：“夫人无子，亟宜择贤过继，若待至色衰爱弛，尚且无嗣承立，悔何可及？今异人出质赵国，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乘此机会，立异人为嫡嗣，请令归国，是异人必感德不忘，夫人亦终身有靠，一举两得，莫如此策”云云。这一席话，说得夫人如梦初醒，非常感佩。当夜转告太子，用着一种含颦带泪的柔颜，宛转陈词，不由太子不从。彼此破符为约，决立异人为嗣子。夫人得自姊言，知由不韦替他画策，便嘱使不韦归傅异人，并赠他厚赀。已经赚得利息。不韦返报异人，异人自然欣慰，从此与异人交谊，又加添了一层。

不韦更怀着鬼胎，随时访觅美人儿，凑巧赵都中有一歌妓，生得袅娜娉婷，楚楚可爱，遂不惜重资，纳为簪室，凭着那天生精力，交欢数次，居然种下了一点灵犀。不韦预先窥测，料是男胎，这是何术？想是不韦蓄有种子秘方。便去引那异人进来，开筵相待。酒到半酣，才令赵姬盛妆出见，从旁劝酒。异人不瞧犹可，瞧着那花容月貌，禁不住目眩心迷，一时神情失主，尽管偷眼相窥。偏那赵姬也知凑趣，转动了一双秋波，与他对映，想是不韦已经授意，但此姬本来狂荡，当然爱及少年。惹得异人心痒难熬，跃跃欲动。可巧不韦似有酒意，就在席

间假寐，把手枕头，略有鼾声。异人色胆如天，便去牵动翠袖，涎脸乞怜。那美姬若嗔若喜，半就半推，正要引人入胜，不防座上拍的一声，接连便闻呵叱道：“你！你敢调戏我姬人么？”异人慌忙回顾，见不韦已立起座前，面有怒容，顿吓得魂飞天外，只好在不韦前做了矮人，长跪求恕。不韦又冷笑道：“我与君交好有年，不应这般戏侮，就使爱我姬人，也可直言告我，何必鬼鬼祟祟，作此伎俩呢？”异人听了，转惊为喜，便向不韦叩头道：“果蒙见惠，感恩不浅，此后如得富贵，誓必图报。”不韦复道：“交友贵有始终，我便将此姬赠君，但有条约二件，须要依我。”异人道：“除死以外，无不可从。”不韦即说出两大条件：“一是须纳此姬为正室，二是此姬生子，应立为嫡嗣。”异人满口应承，方由不韦将他扶起，索性嘱使赵姬，坐在异人座侧，缓歌侑觞，直饮到夜色仓黄，才唤入一乘轻舆，使赵姬陪伴异人上车，同返客馆。这时赵姬的身孕，已经两阅月了。美眷如花，流光似水，异人与赵姬日夕绸缪，约莫过了八个月，本来是腹中儿胎，应该分娩，偏偏这个异种，安然藏着，不见震动，又迟延了两月，方才坐蓐临盆，生下一个男儿。说也奇怪，巧遇是日为正月元旦，因取名为政，寄姓赵氏。非吕非嬴，不如姓赵。异人总道是十月生男，定由己出，哪知是吕氏种下的暗胎，已有以吕代嬴的默兆了。特笔表明。

越三年秦赵失和，邯郸被围，赵欲杀害异人，亏得吕不韦阴赂守吏，把他纵去，逃赴秦军，妻子由不韦引匿。待至魏兵救赵，秦军西还，异人原得归国，不韦也将异人妻子，送入咸阳，俾他完聚。华阳夫人见了异人，异人当即下拜，涕泣陈情，叙那数年离别的思慕，引起夫人的感情。他又因夫人本是楚女，特地改着楚服，取悦亲心。果然夫人悲感交并，也挥泪与语道：“我本楚人，汝能曲体我心，便当养汝为子，汝可改名为楚罢。”异人唯唯从命，自是晨昏定省，格外殷勤。想又是不韦所教。就是赵姬母子，得入秦宫，见了华阳夫人，也是致敬尽礼，不敢少疏。因此，华阳夫人喜得佳人佳妇，便与孝文王再申前约，决不负盟。既而昭襄王病歿，孝文王嗣位，即立楚为太子。丧葬才毕，升殿视事，才阅三日，便即逝世。太子楚安然继统，得为秦王，报德践约的期限，居然如愿以偿。当下尊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子政为嗣子，进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一番大交易，至此成功。

会东周君联合诸侯，谋欲伐秦，为秦王楚所闻，遂遣相国吕不韦督兵往攻。东周君地狭兵单，哪里敌得过秦军，诸侯复观望不前，眼见是周家一脉，不得再延。东西周详情，应载入周史中，故本回从略。吕不韦大出风头，灭了东周，把东周君迁锢阳人聚。周朝八百多年的宗祚，反被一个阳翟贾人，铲灭无遗，文

武成康，恐也不免余恫呢。明“翦姬篆”暗移嬴祚，凶狡如吕不韦，怎得久存。不韦班师还朝，饮至受赏，不劳细说。

转眼间又是四年，秦王楚春秋鼎盛，坐享荣华，总道是来日方长，好与那正宫王后，白头偕老，毕世同欢。谁料到二竖为灾，膏肓受厄，终落得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年才三十有六。子政甫十三岁，继承秦祚，追谥父楚为庄襄王，尊母为王太后，名目上虽是以子承父，暗地里实是以吕易嬴。画龙点睛。政未能亲政，国事俱委任吕不韦，号为仲父。应该呼父。不韦大权在握，出入宫廷，时常与秦王母子，见面叙谈。只这位庄襄太后，尚不过三十岁左右，骤遭大故，竟作孀姝，她本是个送旧迎新的歌姬，怎禁得深宫寂寂，孤帐沉沉？空守了好几月，终有些忍耐不住，好在吕不韦是个旧欢，乐得再与勾引，申续前盟。不韦也未免有情，因同她重整旗鼓，演那颠凤倒鸾的老戏文。宫娥彩女，统是太后心腹，守口如瓶，秦王政究竟少年，未识个中情景，所以两口儿暗地往来，仍然与伉俪相似。

一年二年三四年，秦王政已将弱冠了，不韦年亦渐老了。偏太后淫兴未衰，时常宣召不韦，入宫同梦。不韦未免愁烦，一则恐精力渐衰，禁不住连宵戕贼；一则恐少主浸长，免不得瞧破机关，于是想出一法，私拟荐贤自代。凑巧有个浪子嫪毐，读烙矮。阳道壮伟，尝戏御桐木小车，不假手力，但用那“活”儿插入轮轴，也能转捩运行。见不韦列传。事为不韦所闻，立即召为舍人，先向太后关说，极称嫪毐绝技。太后果然歆羡，亲欲一试，当由不韦令人告讦，诬毒有罪，当置宫刑，一面厚贿刑吏，但将毒拔去须眉，并未割势，便使冒作阉人，入侍太后。太后即引登卧榻，实地试验，果然坚强无比，久战不疲，惹得太后乐不可支，如获至宝，朝朝暮暮，我我卿卿，老淫姬又居然有娠了。多年不闻生育，至此又复怀妊。毕竟嫪毐有力。会值夏太后病逝，嫪毐遂与太后密商，买通卜人，诈言宫中不利母后，应该迁居避祸。秦王政不知有诈，就请母后徙往雍宫，嫪毐当然从往。嗣是母子离居，不必顾忌，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保抱鞠育，视若寻常，且封嫪毐为长信侯，食邑山阳，寻且加封太原郡国。凡宫室车马衣服，及苑囿驰猎等情，均归嫪毐主持，毒至此真快活极了。小子有诗叹道：

官闈厮养得封侯，肉战功劳也厚酬。

若使雄狐长得志，人生何惮不淫偷！

欲知嫪毐后事，且待下回说明。

本回第一段文字，揭出皇帝专制四字，是笼罩全书之大宗旨。秦造成之，汉沿袭之，是秦汉

本一脉相关，无甚区别，此著书人之所以并为一编，不烦另提也。且秦皇汉武，为后人连语之口头禅，两两相较，不期而合，即秦即汉，会心固不远耳。叙事以后，即写秦政出世之来历，见得嬴吕相代，暗寓机关。后来政母复通吕不韦，并淫及嫪毐，母既不贞，子安得不流为暴虐？演述之以示后人，亦一傲世之苦心也。

第二回 诛假父纳言迎母 称皇帝立法愚民

却说嫪毐得封长信侯，威权日盛，私下与秦太后密谋，拟俟秦王政殁后，即将毐所生私子，立为嗣王。毐非常快乐，往往得意妄言。一日与贵臣饮博，喝得酩酊大醉，遂互起齟齬，大肆口角，毐瞋目大叱道：“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汝等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么？”贵臣等听了此言，便都退去，往报秦王。秦王政已在位九年，年已逾冠，血气方刚，蓦然听到这种丑事，不禁忿怒异常，当下密令千吏，调查虚实。旋得密报，说毐原非阉人，确与太后有奸通情事，遂授昌平君、昌文君为相国，引兵捕毐。昌平、昌文史失姓名，或谓昌平君为楚公子，入秦授职，未知确否，待考。毐得知消息，不甘坐毙，便捏造御玺，伪署敕文，调发卫兵县卒，抗拒官军。两下里争锋起来，究竟真假有凭，难免败露，再经昌文、昌平两君，声明毐罪，毐众当即溃散，单剩毐数百亲从，如何支持，也便窜去。

秦王政更下令国中，悬赏缉毐，活擒来献，赏钱百万，携首来献，赏钱五十万。大众期得厚赏，踊跃追捕，到了好时，竟得擒住淫贼，并贼党二十人，献入阙下。秦刑本来酷烈，再加嫪毐犯了重罪，当命处毐辘刑，五马分尸。毐党一体骈诛，且夷毐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一面飭将士搜掠雍宫，得太后私生二子，扑杀了事。就把太后驱往萑阳宫，派吏管束，不准自由。是谓乐极生悲。吕不韦引毐入宫，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功罪相抵，不忍加诛，但褫免相国职衔，勒令就国，食采河南。

秦大臣等互相议论，多怪秦王背母忘恩，未免过甚，就中有几个激烈官吏，上疏直谏，请秦王迎还太后。秦王政本来蜂鼻长目，鹞鹰豺声，是个刻薄

少恩的人物，一阅谏书，怒上加怒，竟命处谏官死刑，并榜示朝堂，敢谏者死。还有好几个不怕死的，再去絮聒，徒落得自讨苦吃，身首分离。总计直谏被杀，已有二十七人，太后不谓无罪，谏官真自敢死。群臣乃不敢再言。独齐客茅焦，伏阙请谏，秦王大怒，按剑危坐，且顾左右取镬，即欲烹焦。焦毫不畏缩，徐徐趋进，再拜起语道：“臣闻生不讳死，存不讳亡，讳死未必得生，讳亡未必终存，死生存亡的至理，为明主所乐闻，陛下今亦愿闻否？”秦王政听了，还道他别有至论，不关母事，因即改容相答道：“容卿道来。”焦见秦王怒容已敛，便正色朗声道：“陛下今日行同狂悖，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言之太甚。幽禁母后，残戮谏士，夏桀、商纣，尚不至此，若使天下得闻此事，必且瓦解，无复响秦，秦国必亡，陛下必危。臣不忍缄默无言，与国同尽，情愿先就鼎镬，视死如归！”说着，便解去外衣，赴镬就烹。说得秦王政也觉着忙，下座挽焦，当面谢过。秦王政之得据中原，想由这点好处。遂命焦为上卿，令他随往迎母，与太后同辇还都，再为母子如初。

吕不韦既往河南，一住年余，山东各国，多遣使问讯，劝驾请往。莫非也要他去作淫乱事么。事为秦廷所闻，秦王政防他为变，即致不韦书道：“君与秦究有何功，得封国河南，食十万户？君与秦究属何亲，得号仲父？今可率领家属速徙蜀中，毋得逗留！”不韦得书览毕，长叹数声，几乎泪下。任君用尽千般计，到头仍是一场空。意欲上书申辩，转思从前情事，统皆暧昧，未便明言，倘若唐突出去，反致速毙。想了又想，将来总没有良好结果，不如就此自尽，免得刀头受苦。主意已定，便取了鸩酒，勉强吞下，须臾毒发，当然毕命。看到此处，方知刁钻无益。

不韦妻已经先死，安葬洛阳北邙，僚佐等恐尚有后命，急将不韦遗骸，草草棺殓，夤夜舁往与妻合葬。后人但知吕母冢，不知吕相坟，其实是已经合墓，乏人知晓，所以有此传闻呢。生时不明白，死也不明白。惟这位庄襄王后，又苟延了七八年，与华阳太后相继病亡。秦王政总算举哀成服，发丧引柩，与庄襄王合葬茆阳。实是不必。这也毋庸细表。

且说秦王政亲揽大权，很是辣手，居然有雷厉风行的气象。当时山东各国，均已浸衰，秦遂乘隙出兵，陆续吞并。秦王政十七年，使内史胜《史记》作腾。灭韩，虏韩王安；十九年又遣将王翦灭赵，虏赵王迁；二十二年复命将王贲灭魏，虏魏王假；二十四年再令王翦灭楚，虏楚王负刍；二十五年更令王贲灭燕，虏燕王喜；二十六年饬贲由燕南攻齐，掩入齐都临淄，齐王建举国降秦，被徙至共，活活饿死，六国悉数荡平，秦遂得统一中原，囊括海内了。于是秦王政满志踌躇，想干出一番空前绝后的大事业，号令四方，遂首先下令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上闻。

这令一下，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便召集博士，会议了一日一夜。越宿方入朝奏闻道：“古时五帝在位，地方不过千里，外列侯服夷服等类，或朝或否，天子常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除残贼，平定天下，法令统一，自从上古以来得未曾有，五帝何能及此？臣等与博士合议，统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想即人皇。泰皇最贵。今当恭上尊号，奉陛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伏乞陛下裁择施行。”秦王听了，半晌无言，暗想泰皇虽是贵称，究竟成为陈迹，没甚稀奇，我既功高古人，奈何再袭旧名，众议当然未合，应即驳去，另议为是。嗣又转念道：“有了有了，古称三皇五帝，我何不将皇帝二字合成徽称，较为美善呢。”乃宣谕群臣道：“去泰存皇，更采古帝位号，称为‘皇帝’便了。余可依议。”王绾等便皆匍伏，口称陛下德过三皇，功高五帝，应该尊称皇帝，微臣等才疏识浅，究竟不及圣明。说着又舞蹈三呼，方才起来。一班媚子谀臣。秦王大喜，便命退朝，自己乘辇入宫。过了一日，又复颁制道：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得议父，臣得议君，甚无谓也，朕所弗取。自今以后，除去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子孙，以次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岂不懿欤！

看官，你道这篇制书，是何命意？他想谥有美恶，都是本人死后，定诸他人。美谥原不必说了；倘若他人指摘生平，加一恶谥，岂不要遗臭万年？我死后，保不住定得美谥，不若除去谥法，免得他人妄议。且我手定天下，无非为子孙起见，得能千万代地传将下去，方不负我一番经营，所以特地颁制，说出这般一厢情愿的话头。当下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自称始皇。小子依史叙述，此后也呼他为始皇了。提清眉目。

先是齐人邹衍，尝论五德推迁，更迭相胜，如火能灭金，即火能胜金，金能克木，即金能胜木，列代鼎革，就是相胜等语。始皇采用衍说，以为周得火德，秦应称为水德，水能胜火，故秦可代周。自是定为水德，命河名为德水。又因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秦应特创一格，与昔不同，乃定制建亥，以十月朔为岁首。阴历莫如夏正，商周改建，不免多事，如秦更觉无谓了。衣服旌旄节旗，概令尚黑，取象水色。水主北方，终数为六，故用六为纪数，六寸为符，六尺为步，冠制六寸，舆制六尺。且谓水德为阴，阴道主杀，所以严定刑法，不尚慈惠，一切举措，纯用法律相绳，宁可失入，不可失出。后世谓秦尚法律，似有法治国规模，不知秦以刑杀为法，如何制治。从此秦人不能有为，动罹法网，赭衣满道，黑狱

丛冤。

会丞相王绾等伏阙上言，略说诸侯初灭，燕齐楚地方辽远，应封子弟为王，遣往镇守。始皇不以为然，乃令群臣妥议。群臣多赞成绾言，唯廷尉李斯驳议道：“周朝开国，封建同姓子弟，不可胜计。后嗣疏远，互相攻击，视若仇雠，周天子无法禁止，坐致衰亡。今赖陛下威灵，统一海内，何勿析置郡县，设官分治？所有诸子功臣，但宜将公家赋税，量为赏给，不令专权。内重外轻，天下自无异志，这乃是安宁至计哩。”计非不善，但上无令主，无论如何妙法，总难持久。始皇欣然喜道：“天下久苦兵革，正因列侯互峙，战斗不休。现在天下初定，若再仍旧制封王立国，岂不是复开兵祸么？廷尉议是，朕当照行！”王绾等扫兴退出，始皇即命李斯会同僚属，规划疆土。费了许多心力，才得支配停当，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列名如下：

内史郡	三川郡	河东郡	南阳郡	南郡	九江郡	鄣郡
会稽郡	颍川郡	碭郡	泗水郡	薛郡	东郡	琅琊郡
齐郡	上谷郡	渔阳郡	古北平郡	辽西郡	辽东郡	代郡
巨鹿郡	邯鄲郡	上党郡	太原郡	云中郡	九原郡	雁门郡
上郡	陇西郡	北地郡	汉中郡	巴郡	蜀郡	黔中郡
长沙郡						

每郡分置守尉，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朝廷设御史监郡，便称为监。每县设令，与郡守尉同归朝廷简放。守令下有郡佐县佐，各由守令任用。以下便是乡官，选自民间，大约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及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判诉讼，游徼治盗贼，这还是周朝遗制，略存一斑。改命百姓为黔首，特创出一条恩例，许民大酺。原来秦律尝不准偶语，不准三人以上一同聚饮，此次因海内混一，总算特别加恩，令民人合宴一两天，所以叫做大酺。百姓接奉此令，才得亲朋相聚，杯酒谈心，也可谓一朝幸遇。哪知酒兴未阑，朝旨又到，一是令民间兵器，悉数缴出，不准私留；二是令民间豪家名士，即日迁居咸阳，不准迟慢；三是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等类，统行毁去。小子揣测始皇心理，无非为防人造反起见，吸收兵器，百姓无从得械，徒手总难起事。迁入豪家名士，就近监束，使他无从勾结，自然不能反抗朝廷。削平城堡关塞，无险可据，何人再敢作乱？这乃是始皇穷思极想，方有这数条号令，颁发出来。自以为智，实是呆鸟。只可怜这百姓又遭荼毒，最痛苦的是令民迁居。他本来各守土著，安居乐业，不劳远行，此番无端被徙，抛去田园家产，又受那地方官吏的驱迫，风餐露宿，饱尝路途辛苦，才到咸阳。咸阳虽然热闹，无如人地生疏，谋食维艰，好好一个富户，变成贫家，好好一个豪士，也害得垂头丧气，做了落魄的穷氓，可叹不可叹呢！就是名城巨